

责任

民兵文艺作品选

陕西省军区政治部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7.1

民兵文艺作品选

责 任

陕西省军区政治部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7 2 2 6 工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75 字数 57,0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8094·681 定价: 0.18 元

前 言

为了配合新形势下民兵的政治思想教育，活跃民兵的文化生活，促进民兵的文艺创作，去年我们组织了民兵文艺作品的征集和评选活动，并编印成这本民兵文艺作品选。这些作品，是省民兵业余文艺创作的幼苗新株，时代感鲜明，生活气息浓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省民兵丰富多彩的生活，热情歌颂了民兵的历史地位和重大作用，歌颂了民兵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新人新事新风貌，读后使人感奋。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选编中难免有差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陕西省军区政治部

一九八二年二月

7

20

发生在星期天的事

西安碑林区 何 明

燕燕心烦意乱地在公共汽车站上等着乘车。她紧咬嘴唇，两只手揉搓着那用涤纶织成的精巧小花提兜。身旁一对年轻的情侣正在欣赏着刚从商店里买来的收录机传出的歌声，他们也随着歌声轻声哼唱，时而相对会心地微笑。

燕燕看着他们，想到自己的未婚夫亚军，心里很不是滋味。是啊，她心里想：青春宝贵而短暂，爱情，是青春的伴侣。可是他，却一点也不明白，竟然在这天晴气爽的假日偏偏要去值勤，当了个芝麻大的民兵班长，就烧燎不够，这个星期天也跑去值勤，我就不信，这么大个西安市，少你一个两个值勤的有啥了不起！更何况我们就要结婚了，尽管有了点准备，可那毕竟还不够呀。要不是我托小兰让她爸爸出差捎点东西，那恐怕到时候连个象样的枕巾都没有呢！燕燕越想越生气，瞅了身边的那对恋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心里暗暗骂道：亚军呀亚军，你这个不懂得生活的木头疙瘩，去和你的值勤结婚吧！

燕燕和亚军都是飞跃机械厂的工人。两个小青年都是基于民兵，在生产上也都没说的。燕燕是小组的先进生产者，亚军是全厂闻名的劳动模范，不用第三者介绍，时间久了，她和他就渐渐地萌发了那么一层关系。今年，他们商量着办

喜事。前些日子，燕燕已经开始为建立他们的小家庭谋划了。姑娘要给他当然也包括自己，争点光彩！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燕燕的筹划下那一件件样式新颖的家具都端庄俏立在房子里。现在只²涂上乳黄的底色，罩上光亮闪闪的油漆，虽说不上十分时兴，却也不会比别人显得逊色。本来这些事亚军早该着手办了，可是，最近厂里武装部却经常组织民兵利用假日出外值勤，配合公安部门维护社会治安。燕燕当然对于值勤并不十分反对。说实在的，她也非常厌恶那些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之徒。但那毕竟是公安部门的职责，何况这阵子社会秩序已经有了很大的转机！更何况民兵值勤是自愿参加！随着婚期的临近，燕燕那筹备结婚用品的心情更迫切了。昨天，她虽然告诉亚军，涂料全都准备齐全了。可今天早晨，亚军又自愿去值勤了，尽管当着许多人燕燕还是不停地向他使眼色，可他却调皮地冲她眨眨眼，摇摇头，燕燕真不明白，她这个宝贝未婚夫对值勤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瘾！要不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她真想上去捶他几捶。没办法，燕燕只好眼巴巴地望着亚军迈着大步随队伍走出了厂门。亚军出发后，她孤零零地站在厂院里，一股怒气直冲上来，心里暗骂：哼，少你个胡萝卜，照样办席！她决计自力更生，亲自动手！

因为是假日，坐车的人特别多，燕燕好不容易在车上“奋斗”出一块立足之地，她长出了一口气。

汽车缓缓行驶着，车上买票声、报站声、小孩的嘻笑声汇成一片，这嘈杂的声音给燕燕心头增添了更多的烦恼，她想早点到站下车，不由得转脸往窗外眺望，与此同时看见一个衣着不凡留长发的人正用小刀割开前面一个壮年人的帆布

挂包。那壮年人显然无一点觉察，两眼望着窗外。燕燕见那家伙用两个小指灵巧地从挂包里夹出纸包、小纸合……。“小偷！”燕燕心里叫道。刹时，一股冷气从脚跟一直升上她的心头。以往燕燕只是听说过割包行窃的故事，可从未亲眼见到过，可现在，就在自己身边发生了！她不知道怎样才好。贼捉贼吗？那家伙一定不会饶过她。她想起了那把锋利的小刀。而且据别人讲，这些家伙一般都不是单独作案。不喊吧，看样子那个壮年人仍然毫无察觉。她恨自己身孤力单，亚军没有在自己的身边。她紧缩的心此刻跳得更加剧烈了。就在这当儿，那家伙转过身来窥视周围，当他的目光与燕燕相遇时，燕燕慌乱地低下了头。

现在燕燕独自坐在未来的新房里喘息着。这是一间普通的平房，有着一个不大的院子。经过她和亚军的修整，整个环境看起来并不寒伧，显得雅而不俗。这一切，此刻燕燕并无心欣赏，她回味着车上所遇，暗自庆幸着自己没有多嘴，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里。

是呀！这些亡命之徒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她心想：多亏没有声张，不然，说不定就招致飞来横祸。何况，社会上这样的事发生，聪明人都象自己今天那样躲得远远的，免得引火烧身。燕燕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情似乎轻松了许多。她站起来，审视着那捷克式的大衣柜，不自觉地拿起一块沙纸，在柜面上磨擦起来。

傍晚，燕燕洗过她那沾满颜色的双手，坐在折椅上欣赏着自己刚上过色的家具，那乳黄的底色显得有点暗淡，她微微摇摇头，总有点不那么称心如意。管它的，反正是自己劳动的成果，总比求人的好！谁要不满意就来干，尤其他亚军！

“燕燕，燕燕！”随着几声急促的呼唤声，和燕燕同车间的小兰撞进房来，满脸通红，喘着粗气。

“什么事呀，大呼小叫的。”燕燕亲昵地责备着小兰。

小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突然呜咽起来：“我爸爸，他，他……呜——”。

“你爸爸到底怎么啦？小兰，别哭，你说呀！”燕燕递过自己的手帕，询问着。

小兰不客气地接过手帕，狠狠地抹了两把眼泪，突然跳起身来，冲出屋去。

小兰的举动简直把燕燕给弄懵了。她追出屋外，只见一个壮年人提着一个挂包站在院中，燕燕赶忙将客人让进屋内。她心里明白：来人无疑是小兰的爸爸。嗯，怎么有点面熟，好像是刚才在车……。

“姑娘，实在对不住……”小兰爸爸进屋坐下后，内疚地欠起身子说。

“伯伯，怎么回事？”燕燕预感有什么不祥。

“是这么回事，”小兰插话说：“爸爸今早晨从上海回来，到家一看，给你捎的东西不见了，帆布包被割开，多半是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给偷去了！”

“啊！”小兰的话燕燕再也听不下去了。竟有这样的巧事？燕燕顿时觉得头有些发胀，浑身都不自在。

“姑娘，别难过。”小兰爸爸安慰着燕燕：“本来我给你买的被面、床单、枕巾、上海坤表，都办到了。可，都怪我不谨慎，让小偷给盗跑了！咳，真急人，你马上要办事了，可出了这么个漏子。”

“小偷真可恶！”小兰愤愤地说：“我不信，车上那么

多人，就没有一个看见的？现在就有那么一些人，好坏不分，明哲保身。如果大家都那样，小偷不就可以公开行窃了吗？这些人呀，要我说，得偷到他们自己头上，就……”

“别说啦！”燕燕突然叫了起来。但她立刻意识到不应该这样粗鲁地对待客人。于是口吻和缓地说：“不要急，已经到了这一步，我，我认倒霉！”

“不！”小兰的父亲站起身来，从挂包里拿出一个纸包，走到燕燕身边说：“姑娘，这条被面原是给小兰买的，你先用吧。其它的损失我都承担。”说完，他从那已经缝合的挂包里又取出钱来一起放在燕燕的手里。燕燕望着那挂包，心里一阵难过，她简直失去了清理思绪的能力。小兰爸爸却并不理解燕燕的心情，接着说：“其实小兰的话说的也在理，社会秩序人人管就好了。就怕有些人说起来气愤，看见了又往远处躲。扒手们还不是利用了这一点！”

燕燕的脸上发烫。她悔恨，但又没有勇气说明自己就是一个发现者。只是说：“伯父，小兰，别这样，我，我也有……”她说不下去了，将手里的东西推给小兰爸爸。

就在他们推让之际，亚军匆忙地走进屋来，他点头招呼过客人，急切地说：“燕燕，你丢失东西了？”

“我……”燕燕嗫嚅地说。

聪明的小兰一下子似乎悟出一点什么，赶忙插话：“亚军，你抓住了那个小偷？”

亚军搓了搓手掌，神色庄重地说：“我们在街上执勤，发觉一个家伙从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神色慌张，东张西望，随后从衣袋里掏出几件东西塞进一个提包，又有点焦急地等候下趟公共汽车。当时我们觉得有点奇怪，特别是他刚

才装东西的举动，更引起我们的怀疑。于是我们便同他乘了一趟车。当这家伙在车上掏出一把小刀割一个姑娘手提包时，被我们抓住了！”

“也是用小刀！”燕燕急着问。

“我们把他送到公安局，一检查他那提包……”

“快说呀，怎么着？”小兰性急地嚷着。

“从他的斗里查出两个纸包和一只上海坤表，一个纸包里的纸条上写着燕燕的名字。”

小兰的父亲站起身来，紧握着亚军的一双大手，连连说道：“同志，那是我写的纸条。那些东西是燕燕托我从上海买来的呀！”

“那东西呢？”小兰问。

“在公安局里。我回来就是想问问燕燕，原来是这么回事。”亚军用一双大眼睛望着燕燕。

“谢谢你啦，同志。多亏你呀。”



小兰父亲激动地摇晃着亚军的双手，转过身来对燕燕说：

“姑娘，快谢谢这位同志吧，这回好了，误不了你办喜事了！”

小兰在一边抱怨着说：“爸爸，他就是燕燕的对象！”

“好，好。姑娘，你真有眼力，找了这么个能干的好民兵。赶明儿，我家小兰也要找这样的！”

“爸爸。”小兰噘起小嘴喊道：“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呀！”

亚军和小兰爸爸都笑了，小兰也跟着笑了。燕燕望望亚军，红着脸冲他甜甜一笑，又慢慢低下了头，脸上露出了内疚的神色。

（插图 黄慧玲）

妻 子

子 洲 陈志勤

阳春三月，我从陕北回关中的家乡探亲。

下车以后，我找了一辆从县城开往我们公社的便车，很快就到了家门口。一进院子，老远就见我那已经七岁的儿子爬在桌子上画娃娃，我娘正坐在炕上补衣服。还是儿子小虎的眼尖，他一发现我就活蹦乱跳地呐喊：“我爸爸回来了，我爸爸回来啦！”说着，就跑过来拉住我的手。

我娘惊喜地下了炕，仿佛不认识似地看了我好半天才说：“路上走了几天？”

“三天。”

“快上炕歇着去，你想吃啥饭？娘给你做。”

“做点家常便饭——面条就行了。”我边上炕边回答。

吃罢饭，夜幕已临，还不见我妻雪梅的影子，我有些沉不住气地问：“小虎，你妈干啥去了，你知道吗？”

还没等小虎答腔，我娘就接过话茬说：“吃罢晌午饭，大队的民兵连长把她叫走了，听说是要打靶，叫她去做什么指导。你看娃娃都这么大了，还跟前些年一样，成天跟上哪大姑娘小媳妇到处瞎跑，难道就不怕人家笑话。今格，眼看天黑了，还不回来吃饭，真格把人能急死。不是娘我封建，她在当民兵连长的那阵子，你见我啥时节说过她？可是现在已经卸任好几年了，还管那么多闲事干啥嘛！”说完，她坐在炕沿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时，我发现她老人家刚才脸上欢乐的表情已经全部消失了。

我笑了笑说：“谁不知道您就象亲闺女一样地疼爱她。不过，雪梅以前请好还当过三、四年的民兵连长，在实弹射击方面还有些经验，而今她虽然不是民兵干部了，但是她仍然是大队干部、党支部委员，抓好民兵工作大家都有责任，让她去当个顾问也好嘛，这咋能算多管闲事？”

我娘边解围裙边说：“唉，面今你们在外边干事的，说的哪渠渠道道咱弄不清，反正你们这些年轻人说话总是向着婆娘，我说的哪话你们瞎好都听不进去。算了，我也不说了，你熬了好几天，快回你房里歇息去。”

我回到房里，仔细看了一遍我和雪梅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的留影。正准备休息，只见雪梅吃着馍兴冲冲地进了房子，我劈头就问：“咋这么晚才回来？吃慢点，看把你噎死了。”

她把嚼在嘴里的馍咽下去后说：“为了安全，靶场选得远了些。”

我见她那高兴劲又问：“看样子成绩一定不错吧？”

“还可以，没有一个不及格的。优秀占百分之七十，良好占百分之二十，及格的百分之十。”她象给我汇报似地回答着。

“这一定是你这个顾问当得好。”我带开玩笑地说。

“你不要挖苦人了，这还不是大伙儿勤学苦练的结果。你而今在武装部里工作，在这方面是内行，以后还得多帮忙。”

“实事求是嘛，这怎么能叫挖苦你，说不定我这两下子还不如你哩。”

“看，算说着你又来了，咳，不要胡听了。我问你，回来之前咋连个招呼都不打？挨刀子的尽搞突然袭击。”

“我本来想提前给你写封信，又怕你接到信以后睡不着觉，所以就没敢写。”

“看把你说的给悬乎的，你才一年多没有回来，就是三年不回来我都不想你。咳，说正经的，听说陕北的气候寒冷，生活条件差，我看你咋还比以前胖了？”

“人又不会热胀冷缩，天气冷我咋就不能胖？再说，陕北的小米加上榆林的桃花水，还能吃不胖。”我故意逗她。

突然，桌子上的台钟连响了八响，她笑了笑凑到我身旁说：“春来，我想向你请个假，不知你允许不？”

“这么晚了，你还要到那达去？”我不解地问。

“今晚大队党支部开会，听说是传达中央文件精神。”说完，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仿佛在等着我“批准”。

“那你就去吧，穿暖点快走，小心迟到了。”我毫不犹豫地批准了。

她麻利地穿上大棉袄，围上围巾，敏捷地走到门口又扭过头来说：“睡醒点，等一会我回来还得劳驾你开门，要是让咱娘知道了，说不定又得挨一顿训。”

“快走吧，就数你罗嗦。”我把她送到门口，望着她消失在夜色里的身影，心想，她从那里来的这么多精神，好象越活越年轻了。

我回到房里钻进被窝，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就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一九七三年春天。那时我俩一同出席了县上召开的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时她是她们大队的民兵连长，我是我们大队的团支部书记。会上印发了关于介绍她的先进事迹的典型材料：

“在一次大坝决口的紧急关头，民兵连长洪雪梅第一个跳进了激流，在她的带动下，二、三十个民兵相继跳了下去，很快就堵住了决口，保住了数千亩禾苗没有被洪水冲淹……。”

当时，她这种奋不顾身的行为和舍生忘死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不知是钦佩还是爱慕，我见她虚心好学，稳重大方，大胆泼辣，特别是她那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黑油油的长辫子和朴素的打扮，在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来也凑巧，刚开完会没多久，正好有人提起这门亲事。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已经有了了解，她对我的印象也不赖，所以很快就定了亲。

结婚没多久，征兵工作就开始了，晚上我向她透露了想

去参军的心思，得到她坚决的支持。这时，她已是我们大队的民兵连长了。

我入伍后，我娘年大体弱，生活和工作的重担就沉重地压在她的肩上。她不但从来没有怨言，还经常拉着我娘进县城去看病，婆媳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融洽，村里人都夸她是数一数二的好媳妇。她还经常给我写信介绍家乡的巨变和家庭的情况，热情鼓励我安心服役，不要操心家里的事情。由于我在外无忧无虑，所以在部队里的进步很快，不久就入了党，提了干部。

在我第一次探家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三年时间没有见面了。刚一进屋子我就见墙上挂了那么多的奖状，我的心里美滋滋的。经了解我才知道，自我走后她带领大队民兵连在农业生产和军事训练中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我们大队已成为地、县有名的“双先进”单位。她也被吸收入了党。

以后因为她有了孩子拖累很重，上级为了照顾她的实际情况，就调换了一下她的工作，她就当了大队党支部委员，妇女主任。从此她也就成了民兵连里的顾问。

她几次被选为烈、军属先进模范代表，曾多次出席了县、地的烈军属代表大会……。

突然，门轻轻敲了几下，打断了我的思路，我知道是她回来了，就赶紧下炕去开门。她一进门就说：“哎，咋？你还没睡着？”

“等娃他妈呗，我亲爱的民兵连长同志。”我和她打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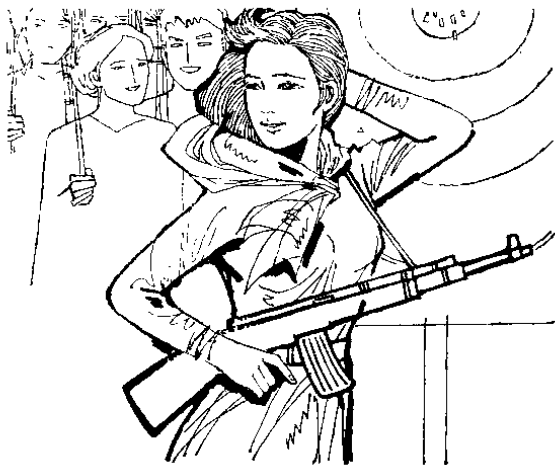
“去去去！都半老的人啦，那来一股酸劲！还给人戴高帽子哩，什么‘连长同志’，如今格连班长也当不上了，成了

编外民兵了。”她话语中流露出对过去当民兵连长的留恋。

“可你的心仍没离开民兵队伍呀！要是县上选老民兵先进代表的话，我第一个投你的票！”

“去，再蚤贫嘴！你没看都啥时辰了，还不睡……”

这一夜，我做了一个甜甜的长梦，梦见雪梅在全县民兵射击比赛场上，“叭、叭、叭！”枪枪都是十环……在掌声



中，她走上主席台，从县武装部长手中接过一块闪光的“编外民兵先进代表”的奖状，然后转身，笑盈盈地朝我走过来……

（插图 黄慧玲）

责 任

户 县 张 星

吃罢晚饭，民兵连长铁柱先挤在小伙群里唠了一阵闲传；又提着小板凳，摇着纸折扇，迈着懒散的步伐，走进了大队电视室。嗨，多消闲自在！往年这阵子，白天在大田里突击，晚上还得组织民兵巡逻护秋。如今联产到户了，谁联谁操心，用不着咱民兵再去熬夜踩露水了。咱嘛，看完电影，回去钻热炕头。他正准备找个合适的位子，老支书急冲冲地来到了他面前。

“柱子，我问问你，今年的护秋工作是咋安排的？”

铁柱看着老支书激动的神情，急忙解释：“前两天，你在县上开会，我们民兵干部几个人在一块商量过了，今年搞联产，家家户户都有一份，咱护秋也来个顺水放船。谁务啥，就看啥，省得减了产给别人踏茬。”

“你这样安排对吗？”

“我觉得这样各自放心。也省得民兵再动干戈。”

“这是麻烦民兵么！那民兵的责任又是啥？”

“我想，如今民兵也有联产田块，主要任务还不是搞生产么？”

“那和群众有啥区别？”老支书看了铁柱一眼，把烟锅点着吸了一口，语重心长地说：“我说柱子，你掂量掂量手